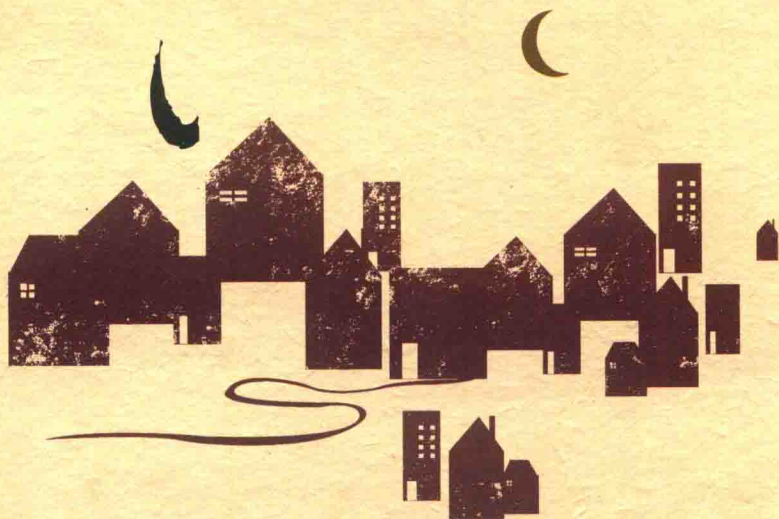


陈焕新 / 著

客家庄

从故乡到他乡
书写一个人的大历史



北京日报出版社

寄題



陈焕新
著

安
驾
庄

北京日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安驾庄 / 陈焕新著. -- 北京 : 北京日报出版社,
2018.5

ISBN 978-7-5477-2941-0

I. ①安… II. ①陈… III. ①自传体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053268号

安驾庄

出版发行：北京日报出版社

地 址：北京市东城区东单三条8-16号东方广场东配楼四层

邮 编：100005

电 话：发行部：(010) 65255876

总编室：(010) 65252135

印 刷：北京宝昌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：各地新华书店

版 次：2018 年 5 月第 1 版

201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：880 毫米×1230 毫米 1/32

印 张：13.25

字 数：330 千字

定 价：39.80 元

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，未经许可，不得转载



目
录

引子	001
第一章 / 瑞田家的外甥	003
第二章 / 安驾庄的传说	016
第三章 / 林子大了什么鸟儿都有	034
第四章 / 一箪食，一瓢饮，不改其乐	046
第五章 / 蛇诱惑了夏娃	060
第六章 / 多少楼台烟雨中	074
第七章 / “洪太尉误走妖魔”	089
第八章 / 曲肱而枕之，乐亦在其中矣	099
第九章 / 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	114
第十章 / 申申如也，天天如也	129

第十一章 / 望北山而流涕兮	145
第十二章 / 莫小瞧了山里人	154
第十三章 / 陈桂枝的困惑	174
第十四章 / 赏心乐事谁家院	185
第十五章 / 空翠湿人衣	198
第十六章 / 只因为那一湾清水	213
第十七章 / 晴空一鹤排云上	227
第十八章 / 东新开胡同	241
第十九章 / 泼洗澡水倒掉了澡盆里的孩子	255
第二十章 / 没有开不了张的油盐店	266
第二十一章 / 一马离了西凉界	279

第二十二章 / 扶不起来的刘阿斗	293
第二十三章 / 鹌鹑在原，兄弟急难	309
第二十四章 / 单骑走山东	320
第二十五章 / 祸兮福所倚	332
第二十六章 / 灯火下楼台	348
第二十七章 / 近乡情更怯	375
第二十八章 / 天泽路 60 号	388
第二十九章 / 一霎时把前情俱已昧尽	404

这个村子的名字叫作安驾庄。

安驾庄位于泰山西麓，肥城市南部。现在已近万余人口，几乎成了泰西最大的乡镇，素有泰西名邑之称。北部和西部均倚泰山余脉，绵延起伏，东面和南面则是沃野平畴，一望无际。过安驾庄十余里地，大汶河蜿蜒西去。济兗公路和泰平公路在这里交叉，实为通衢重镇。单按地势来讲，竟有些和首都北京相似。于是又有人叫它为“小北京”。

据史料记载，安驾庄已有四千多年的历史，自夏朝始即有人在此定居，曾经用过的名字有袁家洼、永安寨、古风丘等，安驾庄的历史几乎等同于中华民族的历史，其实，齐鲁文化本就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山东大地上最不缺的，便是拥有千年历史的村落。

安驾庄的名字始于何年，已不可考。比较可靠的说法倒确有一例，宋朝的宋真宗赵恒，在大中祥符元年（公元1008年）去泰山祭天的时候，曾经在此驻蹕，此地或许以此得名。

既然曾经有皇帝驾临，理应聚起物华天宝，但却没听说村子里出过什么大人物，村子里既没有状元府邸，也没有御史匾额。乡民们



倒也释然，四千余年的耕读劳作、绵延生息，绘就了安驾庄的壮丽图景，形成了安驾庄独有的一方文化。参天松柏，可作栋梁，崖畔和田际的榛莽，也是大自然万物生息的一部分，榛莽的葳蕤与勃勃生机，亦是对大自然生命力的诠释。“六亿神州尽舜尧，万千乡民皆俊彦”，便是乡民们的美好希冀。

本书中的主人公就从这座村镇走出，辗转山东、东北、北京，随大时代一路起落颠簸。而他一生的行为理念皆拜这座村镇所赐。

安驾庄已经不再仅仅是地理意义上的村镇名字，而是和齐鲁大地上千千万万的村镇一样，成为了山东文化的一个符号。



瑞田家的外甥

时值上世纪 50 年代初期，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成立不久。

安驾庄村西头张家街上一户普通的农家，土坯垒就的西厢房里，东窗的窗棂刚透过一丝曙色，随着一声火柴擦燃的声音，房间内亮起了灯光。年轻的母亲已经穿束停当，正在唤醒熟睡的儿子。

母亲叫陈桂枝，三岁的儿子叫张其昌。其昌睁开了惺忪的双眼，极不情愿起身，母亲不由分说，三下两下给孩子套上了衣服，拿起了旁边早已经收拾好的一个包袱，锁上了土坯房的木门，母子二人便急匆匆踏入了夜色之中。

天渐渐亮起来，房屋道路的轮廓渐次分明。时已深秋，地上有霜，踩上去发出轻微的声响，倘若遇到石板地，便会有些滑。天晴得很好，一弯斜月挂在西天，是下弦月，已近月底。

其昌几次张嘴要问，母亲都止住了他，其昌凭路径判断，这是通往姥姥家的路。

姥姥家住在陈家城官，在安驾庄的东南方向，走直线，即所谓三角形的斜边，有十八里路，如果先往南，再折往东，即走三角形的两个直角边，则有二十余里。母亲现在走的就是第一个直角边，往正南



方向。

母亲拽着其昌，走得很急，还不时地回头看，像是担心有人追上来。出村后，曾经一度仿佛听到了村子里有杂乱的声音，两个人停下脚步凝神谛听时，大地又复归寂静。天完全亮了，地表飘浮着一层薄薄的岚气，庄稼都已收割，有的地头垛着没有运走的玉米秸秆。种下的冬小麦还没有冒芽，偶有一畦晚收的白菜，绿油油的，点缀着深秋褐色的大地。直到离开村子八里地，快接近前边的李家村时，母亲的脚步才放慢下来。

进村敲开了一家的门，主妇迎出来，其昌才有些回过神来，他跟母亲下地的时候见过这人，这家人的地在李家村北，和其昌家的地相邻，两家有一个共同的地方——男人都不在家。其昌的父亲在关外当工人，这家人的男人在外做手艺，自然，庄稼活都落到了女人身上。几年相处，两家的女主人很是熟络，竟处成了姐妹一般。

“叫姨。”陈桂枝吩咐其昌。

“叫姨。”女主人从身后拽过来一个揉着双眼的男孩，同样吩咐道。

男孩高鼻梁，大眼睛，肤色稍黑，名字叫李向东，长其昌一岁。这次结识，令两人在半个多世纪里成为莫逆。

李家准备了早饭，两个孩子每人一碗面条，各放了一个鸡蛋，大人是面条汤就窝头，外加一小碟咸菜。

中午时分，陈桂枝母子二人才到了陈家城官。

这次逃难的原委，其昌过了好多年之后才知晓。在安驾庄聚族而居的张家，从其昌这一辈往上数五代有兄弟三人，其昌这一支是三支，二支传到其昌的上一代，已经没有男人了，长支人丁兴旺，因此，二支为了继承宗桃，就产生了过继的需求，按说，二支在长支和三支的孩子们中应该有选择的自由，众孩子中，二支偏偏就看中了其昌，认为他比其他孩子要聪慧一些。所以，二支的妯娌们频频向陈桂枝明示：



“赶紧再要个孩子吧，把其昌给我们。”陈桂枝只当玩笑话，浑没有在意，却有有心人将话听了去，就是长支的张文灿。

张文灿有文化，在村办窑场当会计。按辈分，他是其昌的二叔，并且是五服内。他认为过继应该就长不就幼，有长支的孩子在，就轮不到三支的其昌，他要维护传统宗法的正统性，就策划了这一次的上门寻衅事件，以使得三支的人知难而退，好在消息泄露，陈桂枝母子避过了。

过继的表象是宗桃子嗣，实质是家产，为了一处农家的房产，亲情被撕裂了。

事情很快平息，张文灿的行为受到了当时安驾庄中共党组织的批评和制止。

此事从此不再提起，但直到其昌离开安驾庄，他的整个青少年时期，始终伴随着二叔那一双阴郁的眼睛。

其昌在陈家城官一住就是半年，直到他七岁回到安驾庄读小学，每年的大部分时光都是在这里度过的。

陈家城官比安驾庄要小得多，但村子之间挨得非常紧，沿汶河北岸排开，陈家城官的西边是汪家城官，是个比较大的村子，东边叫郝家城官，大小与陈家城官差不多。这一片土地肥沃、雨水充沛、河网交织，是泰西有名的粮仓。

陈桂枝姐弟五人，姐妹中陈桂枝行二，大姐也嫁入安驾庄，在其昌还没有出生时病故，三妹和小弟都在外参加工作，大弟陈瑞田在家务农。其昌发现，姥姥家在陈家城官人缘很好。

那是其昌六岁的时候，一帮孩子聚在一起玩打瓦的游戏。真是十里不同俗，这个游戏安驾庄就没有。将石块的棱角磨去，或方或圆，持在手中，投出去击打远方的石块，击中时占为己有，最后依占有石块的多寡判输赢。这个游戏既锻炼了臂力，又练习了准确性，孩子们



很是踊跃。

场地在一条小胡同里边，和姥姥家隔了一条街。胡同逼仄，两侧房屋的高墙成了天然的防护网，以保证石块不会扔到别处去。远处的地上画了一条线，被击打的石块就排列其上。孩子们也都远远地站在线的后面。应该说，一般是不会出现安全问题的。

但这次就不“一般”了。恰好轮到其昌投掷，他屏住呼吸，瞄了瞄，果断地投出了手中的石块，而就在石块脱手的一瞬间，胡同侧敞开的一座大门里，冲出来了一个小女孩，不偏不倚，直奔终点线而去。随着其昌的一声惊呼，女孩循声转过脸来，石块正中女孩的额头。

尽管一个六岁小男孩的臂力有限，尽管接近终点时其势已衰，并且中国还有句古语“强弩之末，势不能穿鲁缟”。但石块击中的不是一块布片，而是一个小姑娘吹弹可破的面皮。

时间突然凝固，其昌脸色瞬间变绿，一众孩子都怔住了。女孩“哇”一声哭出来，门楼里迅疾冲出来一男一女两个大人，显然是女孩的爸爸妈妈，一把将女孩搂在怀里，疾声问道：“谁？谁扔的？”凛冽的目光向其昌扫过来。

“瑞田家的外甥。”

“瑞田家的外甥。”一众孩子们回应。

其昌不愧是大地方出来的孩子，他居然没有跑。他迅速评估了形势，挨一顿打是跑不了了。要么是挨女孩父母的打，要么是挨舅舅的打，或者是挨双份的打，怕还要给女孩家赔偿吧。

也是一瞬间，女孩父母的脸色缓和下来。其昌这时才敢近前看了一眼小女孩，额头上肿起了鹌鹑蛋大小的一个包。女孩的妈妈很快将孩子领回了家，女孩的父亲走过来，摸了摸其昌的头，安抚道：“没关系，别害怕。”随即也回家了。

漫天的乌云刹那间无影无踪，光风霁月。



仅凭一句“瑞田家的外甥”就消弭了这场风暴，震惊了其昌，舅舅陈瑞田的口碑，威力如斯。他知道，舅舅不是村干部，也不是拿拳头打天下的人。他只是一个普通的甚至是有點木讷的人，这份“软实力”，需要几代人，需要舅舅的父亲、舅舅的爷爷还有家族的其他成员多年的经营才会形成。

回家后，舅舅告诉他，女孩一家并不姓陈，而是姓孙，是村子里为数不多的外姓之一。孩子的小名叫婷婷，按庄乡的辈分，其昌应该叫她小姨。她父亲是在乡政府上班，拿国家工资的。舅舅还说，婷婷的爸爸自视甚高，这次要不是看在其昌是客人的分上，换成别的孩子，恐怕会不依。

其昌明白了，陈家城官这样的村子，一家的外甥就是全村的外甥，外甥进了村，见到成年男性公民，不是叫舅，就是叫姥爷，没错。他们呵护你绝对超过呵护自己的孩子。

其昌在姥姥家待的时间越长，感觉就越强烈。姥姥家共四口人，姥姥、大舅、大妗子，还有其昌的表弟陈彦山。外来人口除了其昌，还有一个，就是同样来自安驾庄的姨表哥刘宇新。由于大姨去世早，刘宇新住陈家城官的日子比其昌还要早，还要多。其昌和陈彦山同岁，但陈彦山生日小，刘宇新则比其昌大四岁，从年龄上说，三个孩子算是一拨的吧。其昌记忆中的姥姥，总是慈祥和蔼的，倒是对孙子更严厉些。吃东西也同样，先是两个外甥，最后才轮到孙子。

院子里有几棵高大的树，臭椿树在院子的东南角，槐树靠近北屋，中间则是一棵楝树，东屋和北屋的窗前都栽了石榴树，院子南侧猪圈的东边是一棵合欢。五月，先开了雪白的槐花，满院子都弥漫着沁人肺腑的甜香，六七月，石榴花和合欢争艳，都是红颜色，榴花似火，合欢如霞。楝树的花期稍长，到秋天还有，淡紫色的小花，褪去后，会结出褐色的球状果实。有一对斑鸠，年年都到楝树上来做窝、孵卵，



直到小斑鸠飞出来。小燕子也是每年的常客，窝做在堂屋的梁上，偶有排泄物落下来，需要人打扫，但它清脆的叫声抵消了打扫人的不快。

堂屋的右侧靠近门口的地方，放置一张春凳，类似现代沙发旁边的茶几，天气暖和了以后，这儿就是其昌的卧榻。表哥和表弟都愿意睡在床上，只有他像一只小狗一样蜷缩在那儿。他喜欢这儿，晚上的月光可以照到堂屋内的地面上来，白亮亮一片，像水一样。微风飘进来，轻轻地摩挲着全身。入睡前不着寸缕，可早晨起来时，总会抖落一条被单。

夏天，晚饭通常都是在院子里吃，饭后将桌子收拾到屋里后，太阳也已落山多时，白天的暑热开始消散，这时候，猪圈上方的平房屋顶成了三个孩子的乐土。带一领苇席上去，三个孩子一字排开躺下，仰面数着夜空里的星星，微风飒飒，树叶缝隙间的星星不停地眨着眼睛，使人恍然不知是星星在动还是树叶在动。

前院有笛子吹响，清越、高亢，一会儿，远处又有箫声唱和，呜呜咽咽，如泣如诉，三个孩子渐次沉入梦乡。

陈彦山的姥姥家在汪家城官，犹如其昌和刘宇新是陈家城官的常客一样，陈彦山也是汪家城官的常客。自然两个表哥便成了他的随行人员。于是其昌和刘宇新在汪家城官又认识了数不清的舅舅和妗子、数不清的姨。

两个村子相隔二里地，出陈家城官向西，扑入眼帘的全是茂密的庄稼，玉米又粗又高，绿得发黑，玉米棒子上已经顶出了一簇红缨。黄麻比玉米还要高，麻杆之间拥挤着，一畦黄麻就是一堵实实在在的墙。玉米地里人可以钻进去，黄麻地里除了畦与畦之间的垄背上可以挤进去，麻畦里是进不去的。风过处，整畦的黄麻一起起伏，蔚为壮观。

三个孩子穿行在田间的小路上，宛如穿行于绿色的城堡。



汪家城官可算作水乡，村里有一条小河穿过，另有三道沟渠。小河的水很清，可看到水底的卵石，河水的流速很快，在表面激起细碎的浪花。靠岸边长着蓊草，根部在水中，细长的叶子探出水面，随风摇曳着。沟渠的水由于流动性差，水面上长满了绿藻，这是好东西，可以捞了来喂猪喂鸭子，所以，沟渠里还可以看到村民自制的船，用来打捞绿藻。柳荫匝地，蝉鸣穿云。河边有妇女在洗衣服，捣衣杵挥得很高，上下起落，砧声清脆。洗衣服的妇女当中，或许也有陈彦山的姘子和姨？傍晚，月亮升上柳树的梢头，砧声多起来，很有些白居易诗句“清砧繁漏月高时”的意境，没有丝毫思念离人的愁绪，尽是生活的充盈和欢快。

三个孩子经常去的还有一个地方，就是陈家城官正北方的李家林，两处相距四里地。这也是其昌和表哥刘宇新从安驾庄来陈家城官的必经之地。溯着先前流经汪家城官的小河，出村后向北，再转而东，就到了这儿，这是另一个村子，叫西高圩。这儿的河上建了一座石桥。平常推车可以从桥上走过，汛期时，河水会没过桥面，行人依然会脱下鞋袜，蹚水从桥面上过去。其昌和刘宇新就曾经赶上过，那一年，他刚过两岁，与表哥一起到陈家城官来，恰遇汛期，河水没桥。看到河水在桥上形成的旋涡，哥俩起初有些踟蹰，从孩子的眼光看来，小河沟或为天堑，涟漪成了惊涛骇浪。怎么办？过不过？需要两个孩子自己拿主意。陆续有大些的孩子和成年人从桥上蹚过去，河水也就刚刚没过脚脖子，小哥俩下定了决心，手挽着手，战战兢兢走上了桥。一开始，不敢往两边看，河水真的比往常湍急得多，走了一会儿，平安无事，哥俩胆子大起来，敢于站在桥上不动，任由河水轻抚着他们的脚和腿。

这是其昌的第一次历险。

过河就是李家林。道路绕着林的西侧往南迤迤而去，人在路上就



可以看到陵园的核心建筑。尚未接近就已经感觉到扑面而来的凉爽气息。一色的柏树，应该有几百棵。阴翳蔽日，莽莽苍苍。中间有一座坟茔，周长足有一二十米，高约三米，石头围圈，上置封土。前方是龟座的墓志石碑，像是记载着墓主人的身份与生平。再前方是一株参天古柏，枝桠所及，占地极广。树径需五六个人才能合抱，像其昌这样的孩子，要十几个才行。每次其昌路过这里，都要进来流连一番，他感兴趣的不是坟茔，而是傲视苍穹周围几十里地之内都没有能与之比肩的树中之王。他长大后在北京的天坛，及曲阜的孔林内看到的古柏，都没有这一棵壮伟。

农家少年不惧怕墓园，安驾庄的四周村边就有五处墓园，什么张家林、刘家林、梁家林等。孩子们玩捉迷藏，墓园是理想的游戏场地，每一座矗立的坟茔，都是天然遮蔽物。孩子们割草，也最喜欢去青草茂密的墓园，中午疲累了，倚在坟堆上打个盹，也都习以为常。

这一次又到西高圩来，是发生了打瓦伤人事件的两个月后。陈家城官的十几个少年儿童，结伙来看电影。人群中有陈彦山和其昌，表哥刘宇新已经回安驾庄读书去了。

农村没有电影院，看场电影是件奢侈的事情。只有大一点的村子，才能请到电影队，当夜幕降临，村子的空场上竖起了两根木杆，中间固定一块硕大的白布，就是影屏。这时候，是孩子们的节日，也是全村人的节日。男女老少一早就搬了凳子出来，占据有利地形，等待着雪白的光束打到影屏上的那一刻。陈家城官村子小，没有电影放映队来，只能等到别的村子放映时，他们才能享受节日。

十几个孩子叽叽喳喳出了村，一轮圆月早已跃出了玉米地。洒下一地的清辉。蛙鸣此起彼伏，路边是蟋蟀的低吟，人一走近，叫声便戛然而止。白天的青纱帐已不复见，大地变成了青灰色，转过一块玉米地，走近李家林时，黑黢黢一片倏地映入眼帘。有人惊呼了一声，

